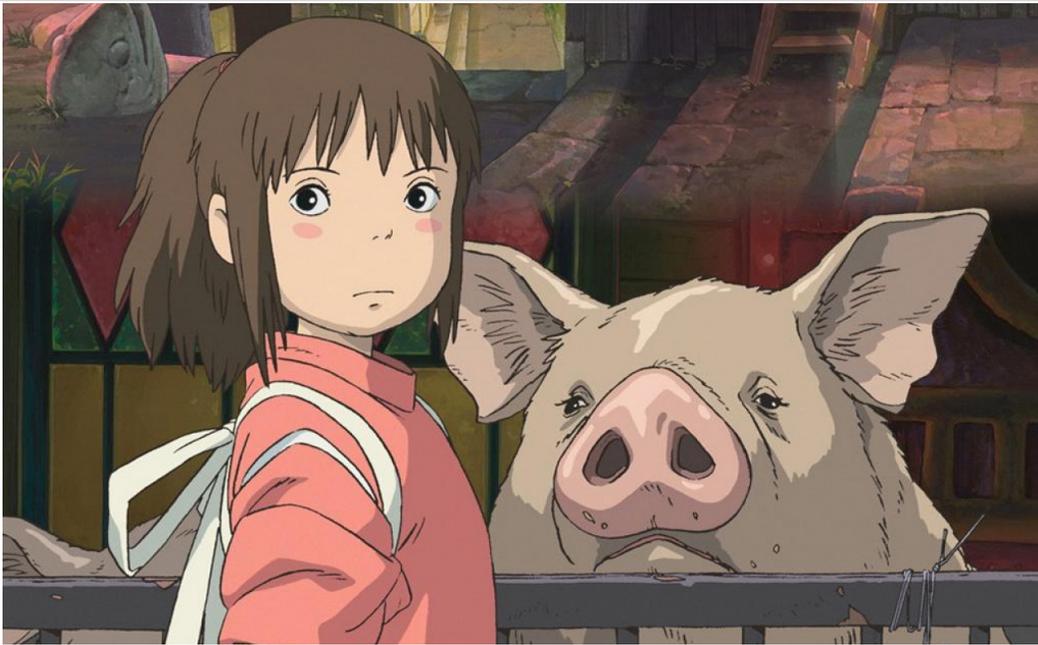


從神學和宣教進路探究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千與千尋》¹

之浮世繪及解脫迷思之出路

何嘉雯

「隧道盡頭的另一方，是神秘怪異的世界！」²



前言

基督徒活在某個特定的時空歷史和處境中，除了持續操練生命，堅守信仰，廣傳福音外，若蒙神恩賜，有機會研修神學，更有責任在浩瀚的神學領域中，參考前輩豐富的屬靈遺產，於活在當下的現實生活中，反省和整理信仰，並通過不同的媒介，與人對話，回應世界。³

眼下的後現代和全球化的世界，不同種族、歷史、文化無疑塑造了各式各樣的受造人類。而事實上，從文化層面上的種種標識（Icons）和記號（Symbols），多少能窺見不同國家和種

¹ 「千與千尋」動畫，日本語原文為：『千と千尋の神隠し』；英文譯名：“Spirited Away”

² 「千與千尋」動畫的主調名句，日本語原文為：『トンネルの向こうは、不思議の町でした』

³ 余達心：《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台灣，校園，2008），頁 42。『神學不單要處理教會的內患，也要為教會探索如何回應世界的需要。』

族人民的生命觀和信仰思想，以及其隱藏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⁴

電影作為當代世俗的流行媒介，多少能反映人類生命各個層面的狀態。⁵而日本動畫電影(アニメ, Animation, Animated cartoon, Animated film)可說是日本的國粹，在其亞文化(subculture)⁶領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動畫不是漫畫，它是將靜態的漫畫賦予活力和動感並運用電影製作手法而融合一體的視覺藝術；或多或少呈現現實社會和人性的本相，反照創作者的心靈和良知；以及對理想人性、世界、環境的期盼。

筆者對於日本動畫深感興趣，嘗試透過觀賞《千與千尋》；並閱讀關於日本歷史和日本宗教發展的書籍，以及宮崎駿的親身剖白內心世界和創作理念，來解讀《千與千尋》背後隱藏的日本傳統文化的象徵、人性之描繪、現實和理想世界的矛盾；從而探究宮崎駿的文化理念、價值觀、生命觀、信仰觀；整理他對「反戰」、「自然」、「環保」、「人性」的關注點，展示他對脫離現實建立理想環境的渴求。並嘗試採用神學的進路，參考神學家包括加爾文、根頓、田立克和當代余達心牧師在各個神學領域中的思想和見解，從而探索宮崎駿理想世界實現的可能性。以期展示一個溝通平台，讓神學與現實的日本文化和民族意識對話。

日本國一向被視為「福音硬土」，基督教信仰傳入日本已有 450 多年，但今天福音派信徒人數仍少於全國人口的 1%。⁷ 身處島嶼的大和民族帶著「武士道」精神(大和魂)⁸，以及「菊與刀」⁹獨特的民族標識，卻曾在歷史舞台上扮演戰敗國的角色，又常經憂患，遭受天

⁴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Oxford, 1959, p42. "For language is the basic cultural cre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no cultural creation without an ultimate concern expressed in it. He who can read the style of a culture can discover its ultimate concern, its religious substance. This we will now try to do in relation to our present culture."

⁵ Christopher Deacy, <Faith in Film - Religious Themes in Contemporary Cinema> (University of Kent, UK, Ashgate, 2005), p137. "Religion is, rather, implicit in many aspects of human lif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film industry is one of many contemporary secular agencies that have taken on many of the functions that we would historically associate with traditional religious institutions."

⁶ 進入 1990 年，日本漫畫和動畫被命名為「おたく文化」(御宅文化)，屬於サブカルチャー (subculture)，歸入大眾文化的體系中，是相對於高級文化 (High Culture) 而言的。

⁷ 香港差傳聯會:《往普天下去》(總第 181 期, 2016/1-3 月號), 頁 9。

⁸ 張石:《靖國神社與日本生死觀》(香港:南粵出版社, 2015), 頁 103-105。『日本武士道最為強調的精神有兩個，其一為忠，其二為知恥。而“忠”和“知恥”都具有絕對性，至於主君是否有錯誤，不在侍從的探討範圍之內。……而日本的武士道，把忠作為最高境界，中國儒家所推崇的仁，在日本並未受到足夠重視。盡忠知恥是最高表現形式，為忠和恥而死，最為圓滿。』

⁹ 張石:《靖國神社與日本生死觀》，頁 174-175。『當歷史的鐘擺擺向王朝文化，就體現出日本文化“菊與刀”的性格中的一面——優柔俳惻、纖細玲瓏、哀婉淒切、悲憐生命；當時代的秒針指向武家文化，就會體現出其文化性格中“刀”的一面——勇猛暴戾、精忠不渝、知恥少仁。』

然災害的威脅。

在 2011 年日本東北遭受嚴重的地震和海嘯蹂躪，人心活在惶恐中。筆者於同年加入了 OMF（香港海外基督使團）的日本關注小組，定期為日本代禱守望。藉著上帝的引導，幫助我更多認識大和民族，反思過去自己與日本人談道的體驗和感受。並繼續為他們得著救恩祈禱守望，警醒預備，隨時用智慧、愛心、憐憫的心腸與他們分享福音。

簡介日本動畫的發展和意義

若說漫畫（マンガ、Manga）和動畫（アニメ、Animation）是日本人的精神食糧實非誇話。在 1918 年，日本製作了第一套以日本原著《桃太郎》改編的同名短篇動畫電影。自第二次大戰後，不少知識份子開始關注如漫畫和動畫的所謂「大眾文化」(Taisyubunka)；著名的東映動畫股份有限公司於 1956 年成立了。又 80 年代起「亞文化」(サブカルチャー、subculture) 的觀念輸入日本，到了 90 年漫畫和動畫被視為「混合媒體」(Media Mix)，二者並駕齊驅，火速發展。

到了 1963 年，轟動全國，賦予手塚治虫連載漫畫生命力、被譽為最具規模的第一部日本電視動畫「鐵臂阿童木」正式廣播了，從此開創了漫畫和動畫相互融合的領域，為動畫電影奠下發展的基礎。

而事實上，一種獨特的視覺文化，確實反映一個國家的實力和國民的創作智慧。日本動畫建構在人本的基礎上，作為一種教育的載體，往往從孩子的視野視察世界，發現他們的關注點；又將現實與虛幻交錯和融合的創作世界，帶回孩子的心靈中去。

動畫展現出「和風」格調和特有的民族色彩；電影分鏡手法運用圓熟；加上像真度極高、充滿美感和魅力的畫面；震懾孩童們的心弦。動畫故事背後隱藏著的世間情、社會價值觀和人心迴響，讓孩童們、甚至是成年人在觀賞動畫之餘，同時經歷虛擬與現實世界融合之人生旅程。

《千與千尋》簡介

《千與千尋》（又稱《神隱少女》）是一部由吉卜力工作室製作的日本動畫電影，劇本和導演為宮崎駿。於 2001 年，即美國 911 慘劇發生的同年先後在日本、香港、台灣上映，翌年在美國上映。該片榮獲世界大小獎項，包括柏林影展的金熊獎，這獎項是首次頒給一部動畫電影的。

這部動畫是宮崎駿第一次用現代人物作為主角。年僅 10 歲的荻野千尋是一個平凡的四年級小學生，她隨父母搬家來到一個陌生的城鎮準備開始一個全新的生活。然而，因為途中迷路，她和父母行經一條隧道，誤闖入一個禁止人類進入的靈異小鎮。

小鎮的主管是當地一家叫「油屋」澡堂的巫婆湯婆婆；而「油屋」則是為服侍日本八百萬神仙鬼怪洗澡的地方。鎮上有一條規定，在鎮上凡是沒有工作的人，都要被變成豬被吃掉。千尋的父母由於貪吃，未經過允許就隨便狂吃那裡的食物，致使遭到懲罰變成了豬。



千尋為了拯救父母，在湯婆婆的助手「白龍」的幫助下，進入澡堂，得到聘用。但要付出代價——被湯婆婆拿掉了筆劃太多的名字，被改名為「千」。



千尋原本嬌生慣養，在澡堂刻苦工作，個性變得堅強；同時，她善良純真的品格也得到了澡堂中亦人非人的怪異物尊重，彼此建立友誼關係。最後千尋排除種種的困難和危險，成功拯救了父母，從怪異的世界回歸現實世界，千尋自此脫胎換骨，銳變為一個已成長並懂得人情世故的孩子。



解讀《千與千尋》之浮世繪密碼

• 《千與千尋》中採用了豐富的「象徵性記號」，充分反映日本傳統文化的特色，一些古老的建築物如油屋、湯屋¹⁰（即風呂、澡堂）、神社；傳統祭典如霜月祭¹¹；崇尚多神、泛神的表徵，包括：眾神們如農神、春日樣、牛鬼、妖怪¹²，以及日本神話中的怪物、惡魔、食人鬼、小鬼、石像、魔法。

日本民族傳統根深蒂固的妖怪信仰意識，成為神道（しんとう、Shinto）哲理框架的支撐點，就是所謂“陰陽度”（おんみょうど、Onmyodo）¹³，從中國道家擷取「物久成精」的概念，造就了自然界各種動物或植物妖怪。

所謂「百鬼夜行」，就是種種妖怪在午夜群集在大街上行走。不僅如此，日本人傳統相信人、神明（gods）和自然處於一個呈三角形的和諧關係。神道教的神明（かみ、Kami）和佛教的佛都具有神聖的本質，是值得敬拜尊崇的。而天皇一直被信奉為活著的神明（Living Kami），因為人們深信他就是掌管宇宙的天照女神（あまてらす、Amaterasu）的直系後裔。

而事實上，所有人類都可以具有與神同等的本質。日本人重視敬拜和供奉祖先，因為所有死去的人都可以轉化為神明（gods），故日本傳統都在家裡擺放神壇（かみだな、Kamidana）和佛壇（ぶつだん、Butsudan）。在如此的信仰意識型態底下，「妖怪」（ようかい、Yokai）

¹⁰ 宮崎駿：《折返點》（台灣：東販股份，2010），頁 256。『而所謂的湯屋，它的性質原本就跟今日的遊樂場很像，而且最早在室町時代或江戶時代就已存在，所以說，我根本就是在描繪日本。』

¹¹ 宮崎駿：《折返點》，頁 257。『就是霜月祭，祭典內是呼喚日本眾神泡湯洗澡以恢復元氣，是個非常有趣的祭典，這是在靜岡或岐阜舉行的祭典。』

¹² 妖怪，日本語的讀音是 Yokai，鬼怪意識長年存於大和民族的心靈裡。宮崎駿：《折返點》，頁 258。『我想說的是，所謂的日本神明原本是沒有形體的，假如沒有好好地賦予祂們形體的話，會害祂們變成妖怪的。』另 Zilia Papp, *Anime and its Roots in early Japanese - Monster Art* (Folkestone:Global Oriental, 2010), p7. “Yokai is a compound word whose two Chinese characters both mean uncanny or eerie. The term yokai can refer to eerie phenomena, feelings, sounds as well as animal or human characters, and it has been commonly used since Meiji period scholar Inoue Enryo (1858-1919) introduced it into the vernacular to describe all supernatural phenomena recorded in Japan.” Pp9: “All gods have the potential to morph, mutate or turn into yokai unless they are cautiously respected and fully celebrated to keep their positive face. All gods have the potential to morph, mutate or turn into yokai unless they are cautiously respected and fully celebrated to keep their positive face. This aspect of Shinto beliefs is closely portrayed in Miyazaki Hayao's animated epic.”

¹³ Zilia Papp, *Anime and its Roots in early Japanese - Monster Art*, p 7. “Onmyo-do was introduced to the Japanese court from China in the Heian period and its philosoph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fortune-telling, divination, astrology and consequently religious belief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Onmyo-do - derived from Taoist philosophy -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ki (chi), energy flowing, fluctuating and changing in every aspect of the universe, be it physical forms, words, thoughts or intangible and invisible beings.” pp11: “In summary,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of yokai, while addressed within Shinto mythology, is to be found in Onmyo-do, a Japanese version of Taoist philosophy.”

的象徵標識從室町，以至江戶到明治時代¹⁴，直至今今天都常常出現在動畫中。

《千與千尋》中一些意象多少反映日本文化背後的人生實相和社會意識型態。千尋由物質的世界，通過一條漆黑的隧道（トンネル）跌入一個神靈鬼怪的世界；猶如人經過母腹從一方進入另一個世界。看來死一回，再重生（一度死んで、新たに再生する）；母體回歸（ぼたいふっき、母体復帰、）¹⁵是人終極的目標和渴想的慾望。

處身於神怪的小鎮裡，沒有工作就要被咒語成豬，原來人的價值只有體現在工作中。沒有工作，就得不到認同。為了確保自身的存在價值，人就要喪失自己的身份(Self identity)，好像千尋，她要跟巫婆湯婆婆簽訂僱傭合約，並且遭受奪取名字的詛咒，成為巫婆操控的工具，從此得不到自由。

受妖怪操控的生命，再沒有自主權和生存的尊嚴，人生看似絕望，越渴想衝出牢籠脫離咒詛，身心越被捆綁。更可悲的，甚至落到任人宰割的下場，就如千尋父母，被咒詛成為豬一樣¹⁶。

在描寫湯屋的片段中，滲透著大和民族一直強調的“團結心”——湯婆婆一聲令下：「噯！湯屋的人要同心幹啊！」¹⁷於是千尋和澡堂的所有幹部都齊心努力，成功地從惡臭的河神身體內取出一輛絕頂骯髒的自行車。

動畫開首的一些台詞，帶著黑色幽默的調子，令人反覆沉思。「嘩！看來是主題公園的殘骸啊！」「90年代到處都在搞龐大的工程項目呢！」「是泡沫經濟爆破弄成這樣頹垣敗瓦的殘局！」「沒有問題，信用卡和錢包我都有！」¹⁸

日本經濟於1986年至1991年期間因受到大量投機活動的支撐，火速發展。社會長時間

¹⁴ Zilia Papp, *Anime and its Roots in early Japanese - Monster Art*, p 161. “Yokai representation in the post-war animated series is part of a process of the visual evolution of the depiction of monsters in Japan that started in the Muromachi period and peaked in the Edo to Meiji periods.”

¹⁵ <http://kamikakushi.3xai.net/2009/02/>, 千と千尋の神隠しの解釈

¹⁶ 宮崎駿:《折返點》，頁 255。『我把他們變成豬並不是為了嘲諷，而是有很多父母的確都變成豬了。無論是在泡沫經濟時代或是在今後，而且現在也大有人在不是嗎？只不過有人變成品牌豬，有人變成稀有豬罷了。』

¹⁷ 日本語原來的台詞：『ん、湯屋一同心をそろえて』

¹⁸ 日本語原來的台詞：『テーマパークの残骸だよ』、『90年代ごろにあっちこっちで沢山計画されている』、『バブルがはじけてみんなつぶれちゃったんだ』、『大丈夫！カードも財布を持っているし』

受消費和物質主義、世俗主義、資本主義和金錢萬能的思想影響，人已被物化和商品化¹⁹。隨著九十年代初泡沫爆破，日本經濟出現大倒退，人性自恃驕傲，終歸要吃自己所種下的苦果。

宮崎駿悉心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深刻地描寫現實世界人性的美醜。

患了「公主病」的千尋²⁰和困在斗室中頑皮的巨嬰（湯婆婆唯一心愛的孩子）是典型現代化文明的產物。活在文明的都市，就如活在一個巨大的自動系統中²¹，受盡保護，孩子們「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依賴性高，沒有活力，沉迷電玩、電腦和互聯網，他們獨立求生的潛能和對世間事物應有的感性和知性都被屏蔽了。

無臉男（顔なし、Kaonashi）正是現代人心靈虛空寂寞的標識。他只是一個沒有面部輪廓的幽靈，神出鬼沒，經常纏住千尋，想用錢買下與千尋的友誼關係；也令人聯想現代社會經常出現的跟踪狂和戀童癖罪行。他又常拿假金塊大開宴客；曾用魔法變錢的伎倆勾引崇尚拜金主義的青蛙，把牠吃掉。種種信息皆呈現人性貪婪、自私、冷酷、人吃人的本相。



至於自以為呼風喚雨的湯婆婆，是名副其實的獨裁者。她性格殘忍、貪財，魔法無邊，對下屬嚴苛，但對於來澡堂光顧的鬼怪（客人）則照顧周到，抬舉奉承，簡直是商業社會市

¹⁹ 余達心：《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台灣：校園，2008），頁 137。『世俗主義是一種意識型態，它不但排拒上帝，也將大自然的靈性放逐，將它約化成純物質結構。這中物化的精神取向至終使西方文化陷於無度的物慾漩渦中。』

²⁰ 青井凡，胡慧文譯：《宮崎駿的動漫密碼》（台灣：大地，2009），頁 171。『千與千尋是他為了和千尋同樣的十歲少女們所作的。而千尋被塑造成對生活沒有氣力，對外界有沒有感動的典型現代小孩。』

²¹ 楊牧谷等：《壞鬼神學》（台灣：明風出版，2004），頁 31。『現代人活在現代都市，其實是活在一個巨大的自動系統中，這個自動系統有各種設施，叫我們饑餓會有食物，患病不致死亡，有法律為我們保障權益等等。在這系統內，小朋友會相信米是由超級市場買來的，水是由水務署供應，我們漸漸忘記了一個事實；超級市場沒有米田，水務局也沒有雲和雨。我們喪失的是農民對上帝的敬畏，東正教的農民就清楚知道生死存亡全在乎上帝，知道每一刻都要依賴上帝。』

僧的奸商模樣。可是她卻駕馭不了嬌慣的寶貝孩子（巨嬰坊），對他千依百順。現代人往往有多張社交面孔，有時候甚至迷失自我，處於角色分裂的狀態。²²



動畫中極其重要的一個角色，就是腐爛神。當他到澡堂來時，滿身泥巴和垃圾，發出惡臭，在千尋採用藥料為他清洗後，眾人才認得他原來就是潔淨脫俗的河神。現實的人類不斷製造垃圾，環境污染明顯是人要負上重大的責任。動畫的背後，宮崎駿對河神流露悲憫的情懷，也對河神表示敬意。²³

在暴露人性醜陋之餘，宮崎駿透過千尋與澡堂的小玲，白龍和鍋爐爺爺逐漸建立了溫情的友誼關係，讓我們醒覺到不是靠物質，而是藉著單純真摯的愛與互信，和諧的人際關係才能建立起來，成為一股衝破逆境的動力；使人生發出面對挑戰的勇氣。

宮崎駿的創作動機、生命觀、信仰觀

宮崎駿生於1941年1月5日，在東京文京區，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從小已很歡繪畫飛機，戰艦，也佩服當時在漫畫界享譽盛名的手塚治虫，其作品自然流露充沛的感情，滋潤戰後日本少年貧瘠的心靈，傳達著反戰的信息。

宮崎駿6歲時，因母親患上結核病要接受治療，一家人從從宇都宮搬回東京，眼看東京滿

²² 宮崎駿：《折返點》，頁264。『我們在工作場所就像是湯婆婆，成天大呼小叫地支配員工認真工作，但是一回到家裡就成了善良的老百姓。這種分裂的狀態，正是我們的無奈和悲哀啊。』

²³ 宮崎駿：《折返點》，頁258。『我會利用假日和社區的人們一起去清理河川，可說和千尋有著相同的體驗。每當那時候，我總會覺得；日本的河神們應該是身心俱疲，活得傷心又難過吧。同時也體認到：在日本這個島嶼受盡折磨的，並不只有人類。因此，我一邊以骯髒又討厭的東西伸出雙手，必須克服心裡的厭惡感，否則將無法得到某些東西。』

目蒼痍，宮崎駿感到難過萬分，戰爭摧毀無數人的生命、親情和理想；更破壞了人、神明和自然三角的和諧關係。那種**心底裡蘊藏著對反戰的控訴**——包括歷史上政治性的和文明引發的經濟戰爭²⁴，以及追求和諧關係的心聲轉化成為宮崎駿創作的原動力，通過動畫中的虛擬世界映照現實世界。動畫中頻繁使用「飛行」的鏡頭，反映他一顆童真的心，**渴想飛越及超脫現實，去尋覓那永恆的夢想。**

《千與千尋》是被譽為「日本迪士尼」的宮崎駿（60歲）久休復出的作品，公映時正當美國 911 慘劇發生之後。宮崎駿盼望小朋友在看完動畫後，可以體會到現實世界的人生百態，通過千尋勵志的故事，**提醒他們要有分辨善惡的能力，並有克服困難和生存的勇氣。**隨著現代化發展，孩童沉溺在映像世界裡，接受大量「罐頭式即食」的資訊，完全沒有空間給他們培育獨立的思考力、創作力和幻想力²⁵。

不少現代日本的孩童誤以為完全沒有道德準繩的虛擬世界就是現實世界，好像以為殺人和傷人都無需付上法律責任；電玩遊戲中 Game Over 之後可以重新再啟動。殊不知血肉之軀一旦死了就歸回塵土，生命沒有“NG, Take Two”。於是少年犯罪，以及病態的行為如御宅族、電車男、寄居蟲（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社交援助²⁶等成為日本長年面對的社會問題。

宮崎駿渴想孩子要長大成熟，故事中千尋重複說著：「我要在這裡工作」，要活下去就要投入社會的運作中，**血汗和勞動**才可造就孩子真正的成長²⁷。

動畫的背後，多少反映宮崎駿**對科學和高科技產業的看法**²⁸——**腐蝕大自然和人類**；諸如

²⁴ 宮崎駿：《折返點》，頁 275。『這個國家的人民都不想戰爭。至於經濟戰爭，則由於符合那些國家的邏輯，所以不是戰爭，不過我個人認為，這比滿是愛國者在高喊戰爭的國家好多了。』

²⁵ 宮崎駿：《折返點》，頁 244。『現在大家雖然疾呼著要正視現實，直接面對，但我覺得，對那些一旦面對現實往往就信心全失的人來說，首要之務是讓他們擁有自己能夠當主角的空間，而這就是幻想的力量。』

²⁶ 御宅族和電車男，就如香港近年流行的隱蔽青年，完全與社會脫節，只躲藏在家中，過著自我的生活。而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指的是年青人畢業後不主動找工作，在經濟上依舊依賴父母的供養，甚至遲遲不願意結婚，過獨立的生活。社交援助，就是香港近年嚴重的社會問題——援交，指年輕在學女孩，不顧廉恥，只為賺取外快來購買物質，在課餘進行不道德的交易。

²⁷ 宮崎駿：《折返點》，頁 261。『小孩進入無需工作的時代也是最近的事，想當初我的祖父可是八歲就去當學徒，因而目不識丁，那樣的事情，在不久前日本還是存在的。只不過後來進入戰後的高度成長期，日本才得以躍進小孩無需工作的時代。其實，把小孩工作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事，才是這個世界的現況，不管這種現況是好是壞，我們都必須謹記在心。因為人類畢竟是社會性的生物，基本上還是必須和社會有所關係才能生存下去，因此非工作不可。』

²⁸ 青井凡，胡慧文譯：《宮崎駿的動漫密碼》，頁 175。『我認為宮崎駿對於支配著現代的唯一真神與科學這兩位絕對神明，心懷憤怨。』宮崎駿，《折返點》，頁 280。『所謂的高科技產業，就是只要政府一放出利多的訊息，業界就馬上一窩蜂，不是嗎？真卑劣，真的像愛吹噓的青蛙一樣。』

地球危機、民族戰爭、核武開發、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地球暖化等，都是現代文明帶來的惡果²⁹。

不僅如此，近代日本社會仍保有與自然共生的泛靈論原始世界觀，作為環保生態擁護者的宮崎駿也不例外。**他呼籲人們對自然應該懷有尊敬之念和謙讓之心。**³⁰他刻意塑造動畫中的河神，正要發出無聲的吶喊——現代文明污染大地，哀嘆遊走大自然的神明（妖怪意識）得不到應有的尊崇。

動畫中宮崎駿運用大型的場景，刻畫河神接受特別泡澡的禮遇，**正表明作為與大地共生的人類，是必須服侍神明的。**³¹又泡澡正是日本傳統文化神道信仰核心所強調的純淨和淨化（Purity and Purification）。

昔日日本祖先和大自然緊密連結在一起，並與神明保持和諧的關係。然而，**現代文明使人類和大自然分隔，人類從而喪失對“生”的信賴感，致使孤寂、虛空，疏離的人際關係充塞著人內在脆弱的心靈。**另一方面，人們若不能尊崇服侍神明（妖怪意識），觸怒他們，後果不堪設想。這種恐懼憂患的意識深藏於大和民族的意識裡。

日本長年成為世界第一自殺大國，自殺率高居榜首，大部分自行了斷生命的可憐人，都與抑鬱病、終身僱傭制解體、泡沫經濟爆破有關；而過勞死（かろうし、Karoshi）更是日本社會淒慘的實相。

現世人間生活有種種壓力，無力感的產生，源於日本人覺得無法改變個人的際遇，或無法影響社會。³²加上自然災害頻仍，³³人們產生不違抗，反而尊崇敬畏大自然、與之共生的態度。

³⁴ 對生命存在著「天然無常」、「無常感」，頑強柔韌的忍耐力萌生。

²⁹宮崎駿：《折返點》，頁 288。『現在依舊是動亂的時代，我深刻感受到，大量消費文明這個充滿騷動的鬧劇，終因氣數將盡而要帶來無數的苦難。』

³⁰宮崎駿：《折返點》，頁 259。

³¹宮崎駿：《折返點》頁 258。『我認為日本的神明們應該是疲憊不堪的。如此一來，祂們肯定會利用三天兩夜的假期前來湯屋泡澡』

³²日本有兩句俗話：（日）：『しょうがない Shoganai』『仕方ない Shikataganai』（中）：『我們什麼都做不到，唯有放棄』

³³張石：《靖國神社與日本生死觀》，頁 52。『由於日本地處四個板塊（歐亞大陸板塊、北美洲板塊、太平洋板塊及菲律賓板塊）的交界處，地震和火山活動十分活躍。世界上每年發生的大小地震中，約有 10%都是在日本附近發生。』

³⁴張石：《靖國神社與日本生死觀》，頁 53。『除地震、海嘯之外，火山也經常噴發，而且日本的災難，往往是難以預測和難以抵抗的。那麼日本的自然災害則多數是古代人類束手無策、無能為力的超巨大災難。在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探尋中，他們認為

又現代文明和科技使日本和大自然分隔，人們從而喪失對“生”的信賴感，致使孤寂、虛空，複雜的人際關係帶來的壓力充塞著人內在脆弱的心靈看來宮崎駿要道出憤怒的責難——科學、高科技產業和現代經濟文明正像動畫中的湯婆婆，誘發妖怪對現代日本社會行使**咒詛魔法**。

宮崎駿承傳了日本傳統固有**強烈自我身份定位**的思想，堅持日本的文化是獨特的，即使存有中國儒家和道家、佛教、西方現代的色彩，但骨子裡仍然是大和民族獨有的信仰文化內涵，有別於一神教如基督教、回教和猶太教。他承認日本只是一個小小的島國³⁵，日本人就是“土之民”³⁶。同時**不相信有拯救人類靈魂的神明**。

宮崎駿認為歷史印證了日本在尋找自我身份定位上，無論是通過軍事戰事（二次大戰）和經濟戰爭（泡沫經濟爆破），最終都打敗仗。他多麼渴想日本能覺醒，找出一條通往光明而平和的出路，而正如千尋即使最後通過漆黑的隧道歸回現實一樣，往後仍然要面對種種似曾經歷的世間困境。看來**宮崎駿理想的世界難以從日本傳統的信仰文化中尋見**，畢竟沒有根本性的轉化，終究仍是困擾人心的迷思。

• **神學的回應**

使徒保羅提醒我們：「不信的世人，沒有基督福音光照，卻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參林後 4：4）。他們貪愛世界，撒但藉此操控人心。宮崎駿從心底吶喊現代科技文明是一切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事實上，正如田立克（Paul Tillich）的論說，世俗化（Secularization）衍生種種「準信仰」（Quasi-religion）³⁷，更確實的說，就是褻瀆神（Profanization）或妖魔化（Demonization）。³⁸

自然萬物有帶來災難的魔力，因此就產生了崇拜萬事萬物的多神論思想。』

³⁵ 宮崎駿：《折返點》，頁 290。『而我覺得日本畢竟算是小國，既然在軍事戰爭上吃了敗仗，在經濟戰爭方面也已經輸掉，還不如早日從惡夢中覺醒，活得合乎身分比較好。』

³⁶ 宮崎駿：《折返點》，頁 294。『與山折哲雄的對談——再談萬物生命教的世界。假如耶穌和釋迦牟尼是沙漠之民的話，那麼就“土之民”這層意義來說，我認為日本人應該是土人，居住在東亞的角落，綠意嫣然之島上的土人。我喜歡日本人與生俱來的土人的部分，而且從古老祭典等也可以看出，我們幾乎沒受到儒教的影響，在形式上，我們或許受到佛教的影響，但在看過各式各樣的祭神儀式之後，卻又覺得它們從很久以前到現在幾乎沒有什麼多大的改變。就連神明也與沙漠的神明不同，幾乎沒有可以拯救人類靈魂的神明。』

³⁷ Paul Tillich, <Ul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UK:SCM, 1965), p31.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quasi-religions arise on the basis of secularism” pp38 “Today we ourselves are in a period in which our secularization can provoke either complete emptiness or demonic, destructive distortions of quasi-religions.”

³⁸ Paul Tillich, <Ul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 p5: “On the one hand, what we may call secularization (although I still prefer “profanization”) – a process of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mpty or materialistic without any ultimate concern; and on the

一切如宗教迷信包括神道、佛教、儒教、甚或是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科學、哲學、政治等等的「準信仰」(Quasi-religion)，容不下上帝，³⁹ 使人作為有限的受造物，跟無限的源頭隔開，致使人內在心靈常常有種隔閡 (Estrangement) 和虛空 (Emptiness) 的感受，並陷入憂慮的狀態。⁴⁰

可悲的是，日本人固有的泛神意識，認為受造物包括人類都具有與神同等的本質，有能力轉化為神明，卻不曉得受造物根本就是有限的存有，是上帝賦予生命的，與創造主的本質完全不同。如「天皇崇拜」和「祖先供奉」的外顯行為說明了自以為神的意志，將人根本的角色和身份倒置錯位，究其核心意念，就是不願意承認存有的被造性和依賴性；同時將有限的實體視為神明，人就進入偶像崇拜、自我崇拜和驕傲自恃的領域裡⁴¹，這無疑是敵擋神的罪。

《古事記》、《日本書紀》等古代日本的神話中出現的神明 kami，神社內供奉的，甚至太陽、月亮、風、雨、海、大樹、岩石、動植物，當然包括死去的人類，這些超凡之物通通都是神明 kami。

而日本人深信“靈”隱藏在深山、森林，眾神原本棲息於山原河海和森林，坐鎮於大自然之中。因而日本人往往想像死後化作神靈，住在寧謐清明的深山，這種超凡脫俗的境界，仿如仙境，成為令人神往的彼岸/淨土，更是涅槃的最高境界。凡此種種都表徵著日本多神信仰 (Polytheism)、自然宗教和精靈與祖先崇拜混雜的民間宗教思想形態 (religious syncretism)。⁴²

日本更有「怨靈恐懼」的思想，害怕含恨而終的死者得不著永遠的安息，未能被淨化成為

other hand, demonization, which makes one particular religious symbol, group, usage, world view – or whatever – absolute”

³⁹ Paul Tillich, <Ul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 p38: “Now, secularism means turning towar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s of the finite. And in doing so, in producing philosophy, sciences, and politics independent of their religious source, these quasi-religions lose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ultimate sources of meaning. Consequently they become empty.”

⁴⁰ Paul Tillich, <Ul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 p2-3: “Since we are finite creatures, we are separated from this infinite ground or foundation of our being. And feeling this estrangement, we experience anxiety” pp86: “And secularization means the cutting off the finite from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infinite, and a concentration on the finite.”

⁴¹ Paul Tillich, <Ul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 p24. “For if we make a finite reality into a god, we enter the realm of idolatry.”

⁴² 陳潤棠：《E 世代中的民間宗教——破迷、闢邪、趕鬼第三集》（香港：金燈台出版社，2003），頁 12。『多神信仰 (Polytheism)：信仰一位至大的主神，同時相信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神明，如同希臘人相信宙斯（丟斯），認為他是大能的神，但是也同時敬拜許多不同的神明。日本人相信有八百萬個神，但其中最大最高的是天照女神（Amaterasu Omikami）。』

神靈（祖靈），對生者報復，帶來災禍。⁴³ 因此，日本人尊重死者，不說死者壞話是獨特的社會規範。⁴⁴ 即使生前是作惡多端的壞蛋，也本著「死者即佛」的信念，哪怕不是自己本族同鄉的祖先，都誠心拜祭供奉。⁴⁵

總的來說，日本人認為神道的神明（かみ、Kami）和佛教的佛都具有神聖的本質，無論是理想神（創造天地之神，生育森羅萬象之萬物之神）、自然神、人格神（祖先神）都是值得敬拜尊崇的。

箴言九 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加爾文（John Calvin）也指出：真實的智慧涵蓋對上帝的認識與對我們自己的認識⁴⁶。雖然按本性人是瞎眼的，理智昏暗，心靈充滿敗壞，無力領悟上帝的知識，更不能憑著理智分辨善惡。

但加爾文清晰地提醒我們：人人天性中都有神存在的信念，這是自然的本能，對神是有感知的。也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野蠻到不相信有一位神。因為上帝在每人心裏撒下了宗教的種子。各個民族對宗教的熱忱，即使是偶像崇拜，都印證了每個人心裡多少總刻著對神的意識。⁴⁷ 只有愚頑人的心裏說沒有上帝（詩十四 1）。

保羅也道出：「自從創世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人是無可推諉的。」（羅一 20）因為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詩 19：1-2）。宇宙大地正默默地述說上帝奇妙的創造和無窮的知識。

大和民族崇尚泛神崇拜，對自然懷有尊敬之意，追求民族身份定位和人與自然和諧的關

⁴³ 陳潤棠：《E 世代中的民間宗教——破迷、闢邪、趕鬼第三集》，頁 32-33。『大多數的人都相信，既然已死之人，其鬼魂能賜福禍降災禍，必是能力越凡的靈體，因之自然而然對之產生疑懼害怕的心理。可是死者又是自己的長輩或親友，既愛之敬之又忌又怕，心理矛盾複雜，向之膜拜總不會錯到哪裡。因此這精靈與祖宗崇拜混雜拼合起來，即成為民間宗教根源的一部分。家家如此，習非成是，在社區中即形成地區性的民間宗教。換句話說，民間宗教肯定的少不了共同祭祖的儀禮與活動。』

⁴⁴ 張石：《靖國神社與日本生死觀》，頁 28，43。『在日本的社會，說故人的壞話是一大忌，這種觀念來源於“死者一如”，“死者即佛”的思想，“死者一如”、“死者即佛”的思想起源於日本的“怨靈恐懼”思想。日本有許多廟宇，是專門為恨死的人修建的，在日本人觀念中，如果不能很好地安慰恨死者的怨靈，他們的靈就會給予活人種種報復。……敗者和敵人會成為怨靈報復，死者的怨靈具有巨大的能量——這一觀念在日本人的意識中根深蒂固。』

⁴⁵ 張石：《靖國神社與日本生死觀》，頁 144，43。『根據日本人的生死觀和文化傳統，日本對於死者，哪怕死者是敵人，不僅對於本國的敵人，而且對於敵對的敵人，也展開祭奠活動。』『敗者和敵人會成為怨靈報復，死者的怨靈具有巨大的能量——這一觀念在日本人的意識中根深蒂固。』

⁴⁶ Calvin, John: 《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基督教要義》上冊（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6）。第一章：認識上帝與認識我們自己之間的關係

⁴⁷ Calvin, John: 《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基督教要義》上冊（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6）。第三章：認識上帝是人心靈的稟賦

係，又純淨和淨化（Purity and Purification）的神道哲理，反照他們對神和罪的意識，直指向人心靈的永恆向度。

然而惟有藉著上帝的啟示⁴⁸，打開他們屬靈的心眼，使他們謙卑地認識自己與創造主的關係，單純地靠賴聖靈在耶穌基督身上所施的恩慈，憑信心接納永恆的恩典⁴⁹；藉著耶穌的寶血，全然洗淨罪污；與獨一真神對話、相交和契合，將神人的關係和座標歸正，人才可從虛空和隔閡中得到釋放，用全新存有（New being）的眼光來看上帝、自己和世界。

宮崎駿在動畫中展現的日本文化，多少窺見其隱藏的終極關懷——到底人生的意義和人的價值何在呢？聖經不單是立約之書，更同時是人類、民族、社會以及個人的生命指引⁵⁰。聖經啟示我們：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創一 27），原來人的價值並非來自文化，而是來自內蘊於人不朽靈魂裡的神的形象。

上帝在創世之先，已為人預備了在基督裡的救贖。透過耶穌道成肉身，神將人性與自己的生命緊密地連結起來，這揭示神對人的認同和接納；並賜人管治大地的神聖任務，這是人自我價值和人生意義的呈現。

可是日本人常常苦於以緣木求魚的方式通過自身傳統文化來探索和追求民族和個體的身份和尊嚴，導致走上極端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道路。事實上，基督耶穌才是指向終極的答案。上帝的救贖，本身就是一種愛的邀請和愛的呼喚；若有人願意進入這立約之愛，他在基督裡就是新造的人（林後五 17），享有全新尊貴的身份——上帝的子民、神國的公民；其絕對性把其他構成自我屬世身份的元素如文化身份、民族身份和國民身份相對化了。有了這絕對的身份和尊嚴，人的心靈便能安息在永恆中，不再感到焦慮、虛空和失落。

⁴⁸ 余達心：《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頁 192。『啟示不是為了操控，而是為了對話、相交和契合。上帝所願意的是人出於己意去尋求認識神，與祂相交和契合。因此，人接受啟示並主動回應的行動是非常關鍵的。』

⁴⁹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UK: Oxford, 1959), p142-143. “Grace unites two elements: the overcoming of guilt and the overcoming of estrangement. The first element appears in theology as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or in more recent terminology, as “accepting acceptance though being unacceptable.” The second element appears in theology as “regeneration” or in more recent terminology, as the “entering into the new being” which is above the split between what we are and what we ought to be.

⁵⁰ 余達心：《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頁 271。『聖經不單是立約之書，也不只以歷史作見證，確證上帝信守所立的約，更同時是人類、民族、社會以及個人的生命指引。聖經透過歷史的真實場景，將人類的實況揭示在人的面前，將人的愚昧、墮陷與人性的扭曲——呈示出來，並將後果以及叛逆的結局陳明。』

日本是孤立的島國，資源不豐，地震和海嘯頻仍，加上深藏人心中對過去西方文化入侵的情意結⁵¹和曾淪為戰敗國的屈辱，以及現代文明帶來社會不安和自然環境的破壞，人們陷入苦難和失落的迷思中。大和民族潛意識懼怕神明妖怪，以為種種苦難大概源於人們未能好好服侍神明而觸怒他們。

日本流行的諺語：「花是櫻花，人是武士，色秀俱在，人事無常」⁵² 凄美、悲觀和宿命之民族性，人免不了活在惶恐不安中，這正好歸結日本人對生死的看法。武士比做櫻花，寓意人生的悲觀無常和凄美，也有視死如歸的武士道英雄悲情的情意結。⁵³ 日本人把死亡看作是櫻花隕落時的璀璨悲壯的一種景觀，生命也如櫻花短暫無常，但只要死得璀璨凄美；自我悲壯犧牲就夠了，體現佛教輕生、出世、信仰命運等人生觀，與悲觀主義、宿命論極為契合。

「生不如死、死比生好」的觀念正來自「死者一如」⁵⁴ 和「死者即佛」⁵⁵ 的固有思想。受佛教淨土宗⁵⁶的影響，日本人深信人人無論生前是好人或壞人，只要能專誠念誦阿彌陀佛的名號便能消災轉福，死後便往生西方極樂世界（Pure Land），自力自救。

換言之人人皆可成佛，死後靈魂不滅；到了他界的靈魂重生後又回到人世，人永遠擁有生命。經過人為的不斷努力，重複進行祭祀禮儀，淨化靈魂，最終能變成神或佛，一起到達彼岸/他界，或可再生、復活。這思想是深受佛教涅槃思想的影響。

聖經給我們明確的回應：「人墮落，始祖因違背命令，人與大地同受咒詛」（創三：17）；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羅八 22-23）。然而獨一真神是慈愛和公義的，從基

⁵¹宮崎駿：《折返點》，頁 279。『應該是從明治末期，在日俄戰爭中獲得勝利的時候開始的吧。自從貝里（在幕府末期）來到日本，以大炮威脅幕府放棄鎖國政策，人民的心中便一直抱有收到屈辱的情結。等到日俄戰爭獲勝之後，人民的自信心頓時大增，認為日本已經成為一等國家。』

⁵²日本人將武士比做櫻花，寓意人生的悲觀無常和凄美，也有視死如歸的英雄悲情的情意結。日本人把死亡看作是櫻花隕落時的璀璨悲壯的一種景觀，生命短暫無常，體現佛教輕生、出世、信仰命運等人生觀，與日本人的悲觀主義極為契合。

⁵³韋伯著，陳小娟譯：《旭日再現——讓基督榮光照亮日本》（香港：學園傳道會，2003），頁 125。『所謂武士道，決意一死也。』

⁵⁴張石：《靖國神社與日本生死觀》，頁 134-135。『這種“死者即佛”的觀念，一種延續到現在，是日本人生死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傳統：神道與佛教融合。怨靈恐懼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與佛教、特別是禪宗相互影響的結果，是祖先信仰和涅槃思想成功的文化嫁妝。日本宗教人類學學者佐佐木宏幹認為：在日本的佛的觀念中，具有佛者、死靈、祖靈三者相互包含的性質。』

⁵⁵張石：《靖國神社與日本生死觀》，頁 132-133。『《岩波佛教詞典》介紹了兩種觀點：一是中世紀以後，有一種祭祀死者的器具的讀音與日語的佛讀音相近。因此在不斷演變過程中成了死者的稱呼。二是在佛教傳來的時候，日本人把佛也看成神的一種，人是可以成神的，因此也就把人當成了佛，進而也把死去的祖先稱為“佛”。』

⁵⁶淨土宗，漢傳佛教十宗之一。根源於大乘佛教淨土信仰，專修往生阿彌陀佛淨土之法門而得名的一个宗派。淨土宗，是以“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為目的的宗派。因本宗以稱念佛名為主要修行方法，希望藉著彌陀本願的他力，往生於西方極樂淨土，所以又稱為念佛宗。

督道成肉身為全人類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們看見上帝屈尊降卑，親身來到現實人間與人同在，一起經歷苦難，具體展示神對人犧牲的大愛。祂親自宣告：「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 33）

眼下的世界是暫時的，也存在種種因罪帶來的問題。苦難是通往永恆的必經之路，耶穌是經歷過死亡復活的真神，在末後的日子要再來使世界成就上帝旨意中的完全救贖。耶穌就是永生的道路，神應許「以後再沒有任何詛咒」（啟二十二 3）；人生並非由妖魔鬼怪或命運操控，三位一體的上帝才是掌管時間、歷史和生命的主宰。人只要在基督裡，就必定脫離詛咒，領受永恆的祝福——享受在新天新地神與祂的子民團聚的喜樂。

宮崎駿尤其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事實上上帝起初創造世界萬物，都「看著是好的」（創一 10, 12, 18, 21, 25）舊約挪亞時代，洪水氾濫之後，上帝就曾與人、人的後裔、一切活物、地以彩虹為記號立永約；可見神的憐愛是對全地萬物的。（創九 9, 10, 11, 12, 15, 16, 17）即便如此，往後卻因罪仍舊網羅人心和大地，人和自然及世界落入失序的狀態，難以保持原來和諧共存的關係。

要人和自然及世界恢復正常關係，必須靠著三位一體上帝的救贖。這救贖不僅指拯救個人的靈魂，還包含救贖整個物質世界和文化世界；使萬物歸回原初上帝創造美好的秩序；也意味著人與世界可以重建在基督裡復和的全新共存一體的關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弗一 10）

這樣看來，宮崎駿渴望人與自然合一和諧的關係，在三位一體上帝裡可以實現——神與人、人與世界、神與世界，雖則本質上有差異，但並不處於“對立”或“敵對”的狀態；而是上帝、受造物與人類之間，既獨特又彼此相關。⁵⁷

宇宙萬有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藉著耶穌所創造的，並在時間中存在；同時繼續在聖靈裡

⁵⁷ Colin E Gunton, <Act and Being>(UK:SCM Press, 2002), p121. “Such a theology gives us two complementary and utterly necessary outcomes: an account of God’s utter self-sufficiency and his gracious orientation outwards, so that creator and creation are not opposites –but two realms which are positively related, and only become opposites by the sin and evil which set themselves in opposition to God’s goodness.”

藉著耶穌承托護理著這世界，上帝創造與救贖的工作是持續不斷地在歷史裡進行，而且是朝向終末性的將來才完成的。⁵⁸聖靈是生命的賜予者，祂在時間中實現將來要來臨到的日子所需的種種條件，不斷轉化萬物，並引導萬物朝向和進入世界終末的圓滿實現，保守上帝與萬物建立緊密的關係。

日本民族向來高度重視社群、集團關係的延伸和發展，提倡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和嚴格的階級序列觀念。⁵⁹事實上，日本人往往將自己所屬的工作崗位、公司、政府機關、學校等等也視作體現集團和家的“場”。⁶⁰ 在日語中的“自分” (即中文的“自己”)，意味著從與他人的關係中所分得的份額而獲得對自身的身份和定位的認知，從而不斷發現和調適自身在群體中的角色。⁶¹

大多數日本人都願意為了群體的利益而放下個人利益，遷就和適應群體，形成群體有更大的權力去支配意見和要求共識以維繫關係的規範，但不是基於信任或個人選擇，而是基於群體壓力和威脅。⁶²

因此誓死效忠群體、竭力維繫人際關係和諧 (へいわ、平和)、矢志謀求劃一融合就是日本文化的特色。但這樣群體意識的文化，使日本個體產生無力感。⁶³ 因而日本人害怕自己在群體中因為鶴立雞群、標奇立異、與眾不同而成為異類，⁶⁴ 被群體孤立，陷入身分危機中。

沒有群體，也就不可界定其身分，沒有了身分 (self in community)，就不可立足於群體。因此日本人一直強調人際關係和諧 (へいわ、平和) 與大和民族特有的團結心，以及重視建基

⁵⁸ 趙崇明主編《三一、創造、文化——根頓神學的詮釋, *Trinity, Creation and Culture: An Interpretation of Colin E. Gunton's Theology*》(香港: 基道, 2006), 頁 pp55-57。

⁵⁹ 韋伯著, 陳小娟譯:《旭日再現——讓基督榮光照亮日本》, 頁 34。『日本的群體性和對社會的影響力, 與階級觀念一樣, 都是在德川幕府時代早期演變和鞏固起來。管理階層被視為配受服侍, 以致約束整個社會。法律和地方習俗驅使人高度順從群體的意見。』

⁶⁰ 青木保著, 楊偉、蔣葳譯:《日本文化論的變遷》(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8), 頁 82-83。『日本人將自己所屬的工作崗位、公司、政府機關、學校等等稱為我們的, 而不認為是締結了一定合同(雇用)關係的企業體, 即不是作為自己的客體來認識的, 而是將我的, 以及我們的公司作為主體來認識的。這種認識的依據就表現在日本那種傳統的“家”的概念中。在這個集團中“場”極具重要性。這種叫做“場”的依據範圍劃界而構成的機能集團的原理, 正是在“家”中即使將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他人作為後繼者或繼承人也不會受到質疑的根據。』

⁶¹ 青木保著, 楊偉、蔣葳譯:《日本文化論的變遷》, 頁 98。

⁶² 韋伯著, 陳小娟譯:《旭日再現——讓基督榮光照亮日本》, 頁 35-36。

⁶³ 韋伯著, 陳小娟譯:《旭日再現——讓基督榮光照亮日本》, 頁 32。

⁶⁴ 韋伯著, 陳小娟譯:《旭日再現——讓基督榮光照亮日本》, 頁 42。

於恥感文化核心價值的禮儀、武士道「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等道德規範、源自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常和社會階級觀念而衍生出傳統序列觀念⁶⁵（日本の序列意識と等級觀念）、日常語言含蓄婉轉（あいまい、曖昧）和敬語（けいご）的運用、稟議制度（りんぎせいど）、然而仍未能使人際關係越過鴻溝達致和諧；甚至於二十世紀極端軍國主義上揚，引發毀滅世界和平的二次大戰。

事實上，每個國家、文化、種族本身多少凸顯征服精神，無疑這這種精神來自自我中心和懼怕他者的心態，以及未能與真愛的源頭聯繫上。人不能締造真正的和平，惟有接受三位一體上帝的救贖，並與之建立連結的關係。

三位一體上帝本身存在於位格差異和位格關係中，不是自我封閉的主體，完全把自己與他人隔絕，相反，上帝的三位格是有相互關係的實體，他們乃主體間分享意識、忠誠的關係，互相給予和接受愛的制約。他們是互滲互存、彼此共融的（Communion），並包容異己他者。

三位一體完美內契合一，其生命是社交性的，彼此相愛，彼此服侍。因而成為超越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和階級劃分、讓受造之物相互包容和團契的源泉和動力。這樣獨特性和合一性共存共融的結構特質，正是人際關係真正和平和諧的典範和模式。

三位一體上帝的生命是永遠捨己無私的愛⁶⁶，上帝的愛在創造之先已刻在受造物的生命裡頭，成為反映上帝本體的共同特質。上帝既以愛為中心，受造之物也必須以愛為中心，方能活出其本性。

當人心信靠上帝，上帝與人同在，聖靈更新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具體表現為：像基督虛己犧牲、寬恕接納、拒絕不義與罪惡、關係復和、欣賞和尊重個人的獨特性、尋求相依互存的

⁶⁵ 韋伯著，陳小娟譯：《旭日再現——讓基督榮光照亮日本》，頁 31。『時至今天，日本仍然有很重的階級意識和階級制度。日本人在商業上重視交換名片，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公司職位都清楚地印在名片上。日本人會根據接觸對象的名片資料，選用適當的語言，作出合適深度的鞠躬。』

⁶⁶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p144, "Love, in the sense of this statement, is not an emotion, but a principle of life. But love does not add something strange to justice. Rather it is the ground, the power, and the aim of justice. Love is the life which separates itself from itself and drives toward reunion with itself. The norm of justice is reunion of the estranged. Creative justice – justice, creative as love – is the union of love and justice and the ultimate principle of morality."

團結、開放心胸互相對話溝通⁶⁷，活現一齣精彩且滿有生命力的動畫——真正公義、美善、和諧的融合體。

反省：上帝默然愛著櫻花民族，筆者情牽大和凝望天國

《千與千尋》動畫於 2001 年上映的時候，世界正陷入 911 美國慘劇的陰霾中。想不到十年後的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發生駭人的地震、海嘯、核爆大災難。日本人內心深處依然隱藏著長期苦難帶來的淒酸和切膚之痛；宮崎駿內心對理想世界的渴求和吶喊，也許上帝藉著這危機，轉化為契機，讓神學和福音切入日本國、日本文化、日本人進行對話。⁶⁸

信徒作為基督的見證，終生肩負傳福音的使命。筆者深深反省到：在與不同民族分享基督的愛時，必須掌握對象的需要和心靈的狀況。好像面對日本人，我們當有憐憫和同理心，掌握他們民族的特性、歷史發展歷程和社會現況；深刻反思他們最大的需要——得著心靈的永恆安慰和醫治。並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如耶穌在世時跟撒瑪利亞婦人談道一樣（約四），按著他們對文化的認知能力，透過對話（面談、文本、多媒體、電子通訊等等）引導他們與上帝相遇。好使福音的對象感受和理解到基督教信仰並非一套硬繃繃的救恩內容、教義和規條；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呈現。救恩就是醫治，是引導人進入真理，成為全新的人（New being），活在全新的醫治現實處境裡去（New healing reality）。⁶⁹

筆者於五年前帶了一位居港的日本朋友 Yuko San 參與佈道會，聚會之後，與她談話，我明白她內心正牽掛著在日本的家人、親友和同胞。我驀然內心有股強烈的愛和激動，於是帶著

⁶⁷ Colin E Gunton, <Act and Being>(UK, SCM Press, 2002), p114. “To have spirit is to be open to the other – God, the human other and the world; to be spirit, as God is, is to be able to cross the boundary between creator and creature, even to the extent of God the Son’s becoming identical with Jesus of Nazareth by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⁶⁸ 余達心：《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頁 68。『田立克挑戰神學家進入文化的精神深處，與之對話，洞悉其深藏的焦慮與困思，以解決並成全之態度作剖析批判，然後將基督教的精神資源呈現，以宗教象徵指向超越之路，能行走於基督教信仰及文化深層結構的人，其功力必定非常深厚，而田立克可算是佼佼者。』

⁶⁹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p49-50. “The principle of evangelism must be to show to the people outside the Church that the symbols in which the life of the Church expresses itself ar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implied in their very existence as human beings. Because the Christian message is the message of salvation and because **salvation means healing**, the message of healing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is appropriate to our situation. But it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average kind of preaching is unable to reach the people of our time. **They must feel that Christianity is not a set of doctrinal or ritual or moral laws, but is rather the good news of the conquest of the law by the appearance of a new healing reality.** They must feel that the Christian symbols are not absurdities, unacceptable for the questioning mind of our period, but that they point to that which alone is of ultimate concern, the ground and meaning of our existence and of existence generally.”

淚眼，拍拍她的肩膀，直接地而非含蓄委婉地問一句：「耶穌深愛日本人，我也愛你們。你願意將耶穌的愛和平安放入心中，與我同心為日本同胞禱告嗎？」上帝的作為何等奇妙，祂親自打開 Yuko San 憂傷的心靈，讓她聽信福音，決志並接受了永生的禮物。

但實際上，引領日本人歸主並非易事。從某個角度來論，他們心底裡其實就以自己為神。沒有罪和罪疚的意識，更遑論原罪的觀念。日本人深信到達彼岸都是人人平等的歸宿，生死只是從此岸過渡彼岸。生者為亡靈祭祀；亡靈成為神明（祖靈）之後可以蔭庇生者，互惠互利。這樣死後的歸宿已找到，不需要救主，更不需要生命的主。故此整體的民族意識：無需接受一個啟示的信仰。⁷⁰

再者，日本人崇尚集體主義，個體隱藏或迷失在群體中，無需認識或揭示自我。但若個體接受一個啟示的信仰如基督教，赤裸裸地揭示人的罪性、不完美的真我，挑起內在長久壓抑的複雜情感和思想。⁷¹更要甘心降服在一位至高者之下，接受祂無條件的拯救，放棄「自救」而接受「他救」，要承認「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二 8-9），這正好衝擊著日本人重視榮譽、施恩者和受惠者 和保護面子的核心價值，以及「高情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高權利差距」（High power distance）的社會型態。⁷²

加上一個日本人得救，歸入基督的抉擇本身就是標奇立異的舉動。他面臨的是「脫離」親族、社群、集團的危機，因此偏向西方式的個人佈道決志多少使日本人感到徬徨不安，缺乏安

⁷⁰ Toshimaro Ama. *Why are the Japanese non-religious? Japanese Spirituality: being non-religious in a religious culture*, p8-9. "Natural religion does not require the question "Who am I?" which often needs to be addressed. In addition, donations and other obligations are not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many ritual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annual activities, many people find comfort when ancestral spirits and kami are worshiped."

⁷¹ Toshimaro Ama. *Why are the Japanese non-religious? Japanese Spirituality: being non-religious in a religious culture*, p8-9. "Thus the majority of Japanese dislike revealed religion, not because they are uncomfortable with the teachings themselves, but because they lack the courage to find true meaning in life through such religion. After experiencing enough sadness, pain, or depression, most people do not want to have their feelings stirred up any more, even though religion seems to delve into the meaning of life at a much deeper level. In this sense, being non-religious is an expression of self-protection against dealing with one's true self."

⁷² 香港差傳聯會：《往普天下去》（總第 181 期，2016/1-3 月號），頁 20-21。『在社會人類學中，有所謂『高情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及與之相對的『低情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以及『高權利差距』（High power distance）、『低權利差距』（Low power culture）的社會現象。在高情境的文化中，許多東西都不須要講明，因在同一文化處境中，許多信息背後的原因，來龍去脈，大家都已經講明白。在高權利差距的社會文化中，長輩（或上司）可以運用的權力遠較後輩（或下屬）大，而低權利差距社會中則不一定是這樣。高權利差距常常與集團程度、領導和決策聯繫在一起。後輩常常傾向依賴其領導人，於是，前輩/管理者則往往採取集權的決策方式，讓後輩接受並執行政策。』

全感，尤其是對女性和晚輩而言。生活在異地的日本人離開了原有的社群，也許較容易信主，壓力不那麼大。然而假若他們信主之後回歸本國，仍要面對極大的挑戰如參與祭祀祖靈/祖先的群體性活動。改變信仰對日本人來說是件大事，他們的群體性強，信主需要得到家人及朋友的接納。不得不承認，要帶領日本人歸信基督，在真道上紮根，委實需要極大的愛心和忍耐力。

筆者所認識的美穗傳道 (Miho San)，在日本栗東基督教會牧會八年，她常常分享全家歸主的感人經歷。最初大哥 (長子) 受邀返教會聚會，之後在福音查經班上接受耶穌，關鍵是他熱心地向父母表達這生死攸關的抉擇，其後父母願意返教會，她也跟著去，大家在學習聖經的過程中接受耶穌為救主。過了數年，美穗姊妹更蒙神呼召，正式進修神學，之後一直喜樂地在教會牧會，成為祝福大和民族的基督精兵。

美穗傳道的信主經歷帶給筆者莫大的鼓舞和激勵，深深感受和認識到上帝的大能，一個人歸主，聖靈感動人心的作為何其美妙。更警醒聖經教導和栽培慕道者和初信者的重要。在與日本人談論信仰的時候，不能簡單地用個人佈道的形式，必須先建立互信的關係，可能的話，掌握對象背後的整個家庭，甚至先凝聚一家人、一個親族朋輩來團契，讓他們在群體的安全網中，通過各樣的活動使他們感受教會真誠的愛和接納，逐步從聖經真理的教導中讓他們認識福音。

在適切的時機，大膽地邀請全體接受救恩，先做一個群體性初步認信的決定。在往後持續的栽培中，更深地教導聖經，以及討論信仰與價值觀的課題，直至帶領他們經歷信仰生活化和生活化信仰的奇妙，以及作出將生命主權歸給上帝的決心。

說到底，作為宣教士和佈道人，不能帶著優越感和偏見來面對福音對象，更不能約化日本人難以信主的原因——心田剛硬，屬靈捆綁大。必須用憐憫的心腸和基督的眼光來理解他們長久以來整個民族受著種種世界觀、價值觀、信念、歷史包袱的牢籠，願意揮霍時間幫助他們拆解固有文化和民間信仰的問題。還要恆切為他們代禱，畢竟這是一場硬仗。

「萬物皆靈，人人成佛」，頑固和扭曲的宇宙觀和神觀實在需要頗長的一段時間用真理矯正過來。即使他們信了主，為了讓日本人更能抒發內在宗教心的細膩情感，符合真理的本土化

信仰禮儀來代替原來的祭祀方式和內涵是首要考量的課題。

日本人是一個感性、感傷的民族，淒美、悲觀和宿命之民族性，恐懼憂患的意識深藏於大和民族的意識裡。他們也是重視人際關係和人情，渴求愛與被愛的民族，正如美穗傳道給我的回應：「從宗教層面來說，日本人鎮靜和追思祖先靈魂如御盆儀式，反映人們思念和追憶逝去親人之情懷。作為基督徒不應參與這些宗教性的活動。不過我認為若從人的情感來說，也許可以積極地表達懷念亡者之情懷和思緒。」

可悲的是，他們不知曉自己的需要——內心真實的平安和滿足。不過從正面來說，他們不斷祭祀，尊重死者，以及恐懼怨靈，隱藏著有開放的心靈來尋求真正的平安和滿足。事實上可憐的日本人不光需要系統的教義和福音核心內容，更需要親身經歷上帝在他們生命中的作為。

大和民族渴望和追求和諧的人際關係和群體的團結心，只有在三位一體的上帝的愛中才能實現；也唯有在耶穌基督裡才可得著永生，成為天國的子民，尋回真我及價值。基督信仰揭示人的罪性，只有在基督的救贖恩典中才能接納不完美的真我，建立正確的人觀。這些都是日本人深層的需要，也是我們作為福傳大使要抱有的目標和信念。

半年前筆者訪問了香港亞洲歸主協會，同工內田泰男弟兄的的信主經歷深深感動筆者。他幾年前來香港工作，三年前在教會的查經班接受耶穌，去年蒙神呼召，成為全職同工，推動「居港日本人事工」。他回應筆者有關面向日本人具體的宣教策略問題。他提醒宣教人/佈道者在談道之前，必先與對象建立互信的關係，不能否定他們固有的宗教心，反而要耐心地聆聽他們的心聲，逐步創造契機來引入福音。同時也隨時敏感上帝的指引，尋求聖靈的光照。

筆者過去在大學和研究院專研日語和日本文化，然而筆者深深體會到恰當地使用日語，與不同階層的日本人分享福音，仍然需要不斷裝備和改善，皆因日語的變化很大，按著不同對象的社會地位、長幼輩份（傳統序列觀念）和男女性別而須使用不同的詞彙、語句和語調，顧及對方的顏面。加上日本嚴格區分「內圈」和「外圈」，即使能操一口流利的日語，跟日本人建立關係，往往仍然被列入「外圈」裡頭，更遑論分享福音。

事實上，基督徒本身帶著基督教信仰和自身的世界觀，加上要衝破各自的舒適區 (Comfort zone)，譬如說超越語言障礙；接納日本人曖昧的社交規範；真的需要放下身段，持守道成肉身和「退著進去」⁷³ 的謙卑心態和心志來實踐福傳。

日本人對美學有高要求，喜歡用藝術、音樂、設計來表達自己，筆者認為如果利用藝術、音樂、運動，甚至學習英語、聚餐等等文化節目來搭建福音平台也是頗為務實和奏效的取向。近年日本興起 Gospel Music，⁷⁴ 不少教會和福音機構抓住機會，舉辦課程，並成功地吸引不少日本人參與，節目中趁機滲入福音的信息。創意和新穎的福傳和佈道手法的意義重大。

筆者深信上帝掌管日本歷史，更企盼危機化為轉機。自 311 災難之後，福音也順勢重臨日本。據報著名佈道家葛福臨牧師與 400 間日本教會協作，在 2015 年 11 月 20 至 22 日在日本東京舉行《愛的慶典》佈道會，收獲甚豐，在這被認為是「福音硬土」的地方，單單在最後一場已有 1400 人信主。日本教會普遍平均的人數只有 20-30 人，不少教會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仍然堅持為災民服務，用愛心為主見證。

日本總人口截至 2015 年 11 月，為 1 億 2,689 萬人，是世界人口第十大國。若以信主的人數來算，日本一直被稱為宣教士的墳墓。按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的統計，於 2014 年香港差往日本的宣教士人數高達 40 名，日本已躍升為香港差派宣教士前往的第二個人數多的工場。⁷⁵

筆者親眼看見宣教的上帝的旨意不斷在運行，深信祂深愛著長久心靈受捆綁的大和民族，祂正逐步引領歸降基督的櫻花之民進入永恆的天國。

今天，筆者所欣賞的動畫大師宮崎駿已屆七十五高齡，還沒有圓他理想的夢。筆者也有夢想——深願有一天，利用不同的通訊媒介，可以跟他對話：「宮崎駿先生，多年來您為動畫界付出很大的貢獻，辛苦您了。您可知道嘛，您的天賦條件、創作思維和能力正是創天造地的上

⁷³ 溫德、賀思德編著，PERSPECTIVE STUDY PROGRAM 華文編譯團隊譯：《宣教心視野—文化視野》，頁 94。『宣教士如果希望能影響別人，那就一定要找到某種方式，得到當地社會的認可和接納；有些角色能幫助他達成這個目的，有一些則不能。必須讓當地人看見宣教士有謙卑的心。』

⁷⁴ 福音音樂 (Gospel Music)，主要強調有節奏的器樂伴奏和即興演唱。演唱風格以運用單音節裝飾音 (幾個音符合為一個音節演唱)、歌詞高聲喊唱為特點。鼓和電吉他伴奏出亢奮的節拍和突出的節奏。20 世紀 20 年代，福音音樂開始作為一種獨立的音樂類型出現，這一時期如黑人作曲家湯瑪斯·A·多爾西在作曲時，把早期的福音音樂與布魯斯和爵士樂的節拍節奏融合在一起。

⁷⁵ 香港差傳聯會：《往普天下去》(總第 181 期，2016/1-3 月號)，頁 2。

帝所賜予的。⁷⁶ 這位是三位一體的上帝，非由受造物轉化的神明 (gods)，祂是萬神之神，比那些神明 (gods) 更有大能，祂才是您服侍崇拜的對象。

你們大和民族對大地尊重，尋求與之建立和諧關係的情操是值得讚賞的。您是環保的擁護者，正符合三位一體上帝原先創造世界的旨意，不過，您必須先與那位三位一體的上帝建立關係，就是接受耶穌為您的救主，悔改認罪，通過永生之道得到重生（好像死一回，再重生《一度死んで、新たに再生する》；母體回歸《ぼたいふっき、母体復帰》）；這樣內契三一上帝的生命與您的生命連結，您就有源源不絕的力量去為上帝守望大地。

您的理想世界就是蘊藏在三位一體的上帝裡。人的價值就是體現在人與三位一體上帝之間在愛裡契合。上帝多麼深愛您，也憐憫整個日本民族，一直發出愛的邀請，靜待你們的回應，承受永生的祝福：『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詩三十三 12）

參考書目

1. 趙崇明主編。《三一、創造、文化——根頓神學的詮釋, Trinity, Creation and Culture_An Interpretation of Colin E. Gunton' s Theology》。香港：基道，2006。
2. Colin E. Gunton. Act and Being.UK:SCM Press, 2002.
3. 余達心。《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台灣：校園，2008。
4. Calvin, John。《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基督教要義》。上冊。香港：督教文藝出版社，1996。
5.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UK: Oxford, 1959.
6. Paul Tillich. U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UK: SCM, 1965.
7. Paul Tillich.The Courage To be. US:Yale University, 1952.
8. Helm, Paul. The Providence of God. Leicester: IVP, 1996.
9. Paul J. Tillich etc., Edited by Henry P. Van Dusen. “The World Situation” , <The Christian Answer>.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48, pl-44.
10. 楊牧谷等。《壞鬼神學》。台灣：明風出版，2004。

⁷⁶ Calvin, John：《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基督教要義》 上冊，頁 43。『非信徒的天賦也是神的恩賜。每一個人，不論是敬虔或不敬虔的，由於神聖的恩賜，都有他的特殊才智和技能，可從事於某種工作，如果他拒絕以得自於神者作相當貢獻，就是干犯上帝。』

11. Christopher Deacy. Faith in Film - Religious Themes in Contemporary Cinema. UK: University of Kent, Ashgate, 2005.
12. Zilia Papp. Anime and its Roots in early Japanese - Monster Art. Folkestone: Global Oriental, 2010.
13. Susan J. Napier. Anime from Akira to How's Moving Castle - Experiencing Contemporary Japanese Anim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4. 青井凡著。胡慧文譯。《宮崎駿的動漫密碼》。台灣：大地，2009。
15. 凌明玉。《宮崎駿動畫世界的愛與夢》。香港：突破，2004。
16. 宮崎駿著。黃穎凡譯。〈神隱少女 2001〉。《折返點：1997-2008》，。台灣：台灣東販股份，2010，頁 228-364。
17. イザヤ・ベンダさん、〈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日本教徒とユダヤ教徒の関係についてのテーマ〉、《日本人とユダヤ人》、山本書店、1970、頁 86-118。
18. Colin Odell & Michelle Le Blanc. Studio Ghibli - The Films of Hayao Miyazaki and Isao Takahata. Kamera books, 2009.
19. Helen McCarthy. Hayao Miyazaki - Master of Japanese Animation. Stone Bridge, 2002.
20. Earhart, H. Byron. Japanese Religion : Unity and Diversity. Belmont : Wadsworth, 1982.
21. 李谷城。日本：東方太陽島的神話。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0。
22. 青木保著。楊偉、蔣葳譯。《日本文化論的變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
23. 韋伯著。陳小娟譯。《旭日再現——讓基督榮光照亮日本》。香港：學園傳道會，2003。
24. 張石。《靖國神社與日本生死觀》。香港：南粵出版社，2015。
25. 陳潤棠。《E 世代中的民間宗教——破迷、闢邪、趕鬼第三集》。香港：金燈台出版社，2003。
26. 香港差傳聯會。〈日本宣教工場〉。《往普天下去》。總第 181 期，2016/1-3 月號。
27. 溫德、賀思德編著。PERSPECTIVE STUDY PROGRAM 華文編譯團隊譯。《宣教心視野—文化視野》。台北：橄欖出版社，2015。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 46 期，2016 年 10 月（蒙作者惠文刊載，謹此致謝！）